

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

罗汉传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〔明〕朱星祚 编
叶保民 标点

罗汉传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竺少华

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

罗 汉 传

〔明〕朱星祚 编

叶保民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2 字数 68,000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500

ISBN 7-5325-0681-9

I·414 定价: 1.15 元

校点说明

《罗汉传》全书共六卷，不分回。卷三首题「抚临朱星祚编」，朱星祚生平不详。

罗汉是梵文音译「阿罗汉」的略称，意思是除尽一切烦恼、能享受天人供养、不再生死轮回，乃小乘佛教中修行理想的最高果位。因此罗汉与如来、菩萨一样成了信徒崇仰的偶像，佛寺中少不了有罗汉的塑像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因绘罗汉图而成名的画家。据玄奘所译的《法住记》记载，释迦牟尼涅槃时曾「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」常住世间，护持佛法，济度众生，《法住记》中还详录了十六大阿罗汉的名称和住地。中国佛寺中习见的十八罗汉便是附益此十六罗汉而来的。由苏东坡的《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》这篇赞文得知，唐末的禅月大师贯休已在佛寺中绘有十八罗汉图，中国民间流传的有关十八罗汉的种种神变灵迹，至迟在唐末已露端倪。

《罗汉传》所记的二十三尊罗汉，并不依托十六罗汉或十八罗汉，而是从元、明以来好谈禅者都十分熟悉的《五灯会元》及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高僧传》等书中汲取素材，敷衍而成。如《高僧

传》卷十一记刘宋高僧杯度时有这样一段：

尝于北方寄宿一家，家有一金像，度窃而将去。家主觉而追之，见度徐行，走马逐而不及，至孟津河，浮木杯于水，凭之渡河，无假风棹，轻疾如飞。

《罗汉传》中述第十一尊杯渡罗汉时便有浮杯渡江的一段：

家主回看座上金佛不见，相疑议曰：「窃金佛者，匪伊异人，必寄宿杯渡也。」蹶其后而追之，果见杯渡手抱金佛，缓步而行。失主拍马追之，不及。失主曰：「疾驱不如缓行，此必神人，非无赖之流也。」及至孟津，果不资桴筏，亦非乘风，便惟浮杯渡之，其疾如飞。

演化之迹，毋庸赘言。

本书刻本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，孙楷第先生一九三一年在日本访见此书，并著录于他的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及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，但海内学者仍长期无缘得窥全豹。日前我们有幸获见此书刻本的复印件，才得以据之了解原书版式等情况。《罗汉传》，万历三十三年聚奎斋据三十二年杨氏清白堂书版重印，白口，单黑鱼尾，上图下文，图占版面的三分之一，全书有图三〇五幅，正文每面十行，每行一般十七字。封面题「罗汉传」，扉页题「全像十八尊罗汉传」，卷首题「新刻全像廿四尊得道罗汉传」。全书实纪二十三尊罗汉，目录及正文均跳过第二十尊。现据此复印件进行整理，所作的主要工作是：（一）本书常整段转录《五灯会元》等书的原

文，我们尽可能作了校勘，以辨认模糊不清的字句，补上缺字。凡残缺及无法辨认的字，则用「□」表示，（二）明显的错误（如错字、错页等）径改。

限于水平，难免多有谬误疏漏，切盼赐正。

叶保民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目 录

校点说明	一	戏珠罗汉	第九尊	三六
卷一	一	卷三	四一	
长眉罗汉	第一尊	飞锡罗汉	第十尊	四一
伏魔罗汉	第二尊	杯渡罗汉	第十一尊	四六
聪耳罗汉	第三尊	振铎罗汉	第十二尊	四九
抱膝罗汉	第四尊	施笠罗汉	第十三尊	五二
卷二	三	卷四	六二	
劝善罗汉	第五尊	持履罗汉	第十四尊	六二
捧经罗汉	第六尊	伏虎罗汉	第十五尊	六九
降龙罗汉	第七尊	换骨罗汉	第十六尊	七四
缁衣罗汉	第八尊	卷五	七八	
目 录				

浣肠罗汉	第十七尊	七八
现相罗汉	第十八尊	八二
跨象罗汉	第十九尊	八六
拊背罗汉	第二十尊	八九

卷六	九三
----	----

焚佛罗汉	第廿二尊	九三
赋花罗汉	第廿三尊	九九
却水罗汉	第廿四尊	一〇四

罗汉传卷之一

长眉罗汉 第一尊

商那和修尊者，姓毗舍多，摩突罗国人。在母腹数年，不行分娩。胡人貌虽古怪，言虽侏偻，而心性则一。父母亦兢兢惶惶，莫知所为。有一比丘善人抵其家提化，盖亦西方有道僧也。夫妇性极慈悲，待之非假情，施之无吝色。比丘问曰：「施主几位善人？」夫答曰：「山妻怀孕数年，现今一胎男女未见分娩，何言几位？」比丘曰：「阿母产之艰，阿郎生必伟。」其妇问曰：「汝方外人，闻见博洽，定知休咎。世间未有妇人怀孕弥月不行分娩之理，亦未有儿在母腹中存留得四五年之理。」比丘曰：「四五年不为多，独不闻太上李老君八十年在母腹，非耶？」妇曰：「彼异人自宜异产。如长老言，妾腹中复一老君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无定论。但老君之母感火星入怀而孕，或云天之精魄，元始炁化所储也。阿母所怀，安知非元精耶？」妇曰：「妾某年某月某日夜，亦梦见一星坠入怀中，如火熏灼。今日闻长老言，唤醒我昔日梦占。母亦符老君之母所感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施主夫妇，貌非凶狠，心甚慈祥，既有梦占，应生伟器，符彼所感，亦未见得。」其夫曰：

「世间人孰不喜生育？似我夫妇难产如此，不如孤独过此浮生也罢。今若此，意者妖魔作祟，意者冤债索命耶？」比丘曰：「积善人家，必有余庆。二者均非公庭所有也。汝施主自今后，一味斋素修行，管取分娩平善。贫僧得异人传授『瑞应先声咒』，将来教汝，谨当佩之。」

真如真如，匪是凡躯。事同捕影，行若筌鱼。杖头挑月，髻内藏珠。

又五言诗：

蚌蛤壳中宝，骊龙颌下珠，沙泥沉不得，什袭待时沽。」

当日比丘善人写了数言，即辞别而去。夫妇二人追悔未曾问得姓名，「但今日听他慰我教我之言，分明是过往神仙，指出津头渡处，俾我辈知所行走也。我等当从其指引，一味持斋把素，布施钱，以作后人因果。子虽未必长大，何如且保眼前诞生安乐。」夫妇如此修行一年，母腹满了六载，尊者一旦降生。初产之母，不圻不塌，无灾无害。英儿下地，硕大声宏，双手即能合掌作礼佛状。其父呵呵喜曰：「此我夫妇唱和修行之报也。」遂取名商那和修。

夫妇数年惊怖，生此一子，爱之不啻珍宝，只犯夜啼。室中灭烛，常有红光灿烂。夫妇忧喜相半，谓曰：「此儿以为凡胎，不应有此红光，以为馨儿，不应犯此夜啼。未满百日孩儿，废寝伤神，如何耐得此啼叫？合求巫医调理。」次日早，其夫正欲出门，觅巫医调理其子夜啼，忽见一僧人，面容苍古，身披衲袄，手执麈尾，口念弥陀，来家抄化，见施主匆匆有行色，问曰：「布施不用

请求，钱钞信凭多寡。域中善人，君家当在一数，今日恁般行忙，莫非为室中夜啼郎耶？」其父惊问曰：「上人来此几日矣？」僧人答曰：「今日。」曰：「今日何为知我子夜啼声也？」僧人曰：「财之施舍，虽出于心之自然，而行之匆忙，实属于情之切至，是以知之。」其父曰：「不二沙门，至诚至明，故事必先知之也。」小老月前甫育英儿，委犯夜啼，夫妇忧其废寝伤神，正欲出门觅巫医调理。高人入门，不待发声，即能洞烛我心，必有奇方针砭此疾。愿和尚明以教我。倘小儿不呱呱夜啼，而食息有常，当奉千金为寿。」僧人曰：「巫医不用觅，千金不索酬。我有神咒数言，书之帖于卧室，贤郎啼声自止。」其父大喜，即忙奉纸笔。僧人援笔书云：

也有胎卵湿化，也有菩萨那吒，洒水含月影，说法坠天花。父恳切，母咨嗟。且存灵性，莫费呕哑。伎俩君须会，灵山有祖爷。来意元如此，菩提早发芽。

僧人写了数言，自后尊者夜啼果息，父母易为抚养。其妇谓其夫曰：「异哉此子！前番未产，遇一僧人，遗数言经咒，果产之善。今番夜啼，遇一僧人，遗数言神咒，果啼之息。」其夫曰：「此僧未必非前僧，只幻形尔。此咒未必非前咒，只幻意尔。」

日往月来，尊者蹉跎年已成长，每堂中嬉戏，好为佛事，所谓不学而知，不虑而能也，且谓父母曰：「儿本欲济渡群生，大施愿力，今日且为汝二人诵经设法，布福田而修善果，以为老父母后日受用。」父母奇而问曰：「嗟嗟小子，口尚乳臭，如何为我诵经设法？」尊者首诵云：

「也不剩，也不少，信手拈来恰便好。拙非拙，巧非巧，分付芦花秋月皎。」

次诵云：

「天职覆，地职载，清宁默相亲康泰。寿岐嶷，福澎湃，双双达览乾坤隘。」

父母见夹凶孩儿，所谈吐者俱佛语禅机，相谓曰：「此子天性颖异，甫生即能礼佛，稍长多为佛语，乃如来传灯嫡子也。明日不如令出家，宣扬佛法，更是我等百世修缘。」其子闻父母言，即大声曰：「前村茂盛青林，正如来建刹之地，亦孩儿明心见性之所，莫若在此处开辟创立山门，俾孩儿得来演化。」父母叹曰：「异哉此子！未出门前三五步，就知村内有青林。殆天授，非人也。」遂从其言，捐家财为勸首，募众力以赞襄。费数年料理，即构成一栋寺宇，取名青林。逮子弱冠，令住持其中，宣扬佛法，四方多从游之，称为少年佛子。

先是数十年，一释家如来同弟子阿难经此提化，见青林枝叶茂盛，顾盼良久不去，徐谓阿难曰：「此地百年间，当有比丘善人在此开创，转妙法轮。吾老不及见，汝当见之。」至是，如来已圆寂数年，阿难弟子行年亦将满百，复从此经过，见昔日茂盛青林，鼎新创建院宇。闻有一冲龄比丘，住持其中演教。阿难叹曰：「如来之言验矣。传灯舍此其谁？盍入寺谒之？」阿难行至法堂，见尊者正在坐禅入定，不惊动之，不挠乱之，但持木鱼敲曰：

「宾中之宾，人中之人，主中之主，尘中之尘。一片云横谷口，莫惑尘随马走，休疑水逐

波流。八万那吒唤处，一条索系乌牛。乌牛乌牛，何时改变毛色，早晚不用人收？」

阿难诵毕，尊者跃身而起，俯拜其前曰：「弟子少室打坐，掩耳偷铃，人中有镜，镜中无人。丛林多少客，那个是知音？愿高人为弟子金绳开觉路，宝筏渡迷津。」阿难曰：「凡圣本来不二，悟迷岂有殊途？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粒米。一世穿衣，未曾挂着丝头。如此妙悟，方能变大地为黄金，搅长河为酥酪也。独不闻老佛有言曰：

『出圣超凡行，无缘济海舟。菩提真觉性，撮在布毛头。』」

和修尊者出家证道，得了阿难点化，亦欲行化四方，以传衣钵。

晚年游至吒利国，得一优婆塞多为行童给侍。此时和修尊者多历年数，眉长数寸，发白如霜。优婆塞多年方少壮，欲窵方开。尊者因问多曰：「汝年几何？」对曰：「十七。」师恐纯一之心因时变迁，遂问曰：「汝年十七，性亦十七耶？」多恐师皓首穷年，了无所得，反诘之曰：「师发已白，果发白耶？抑心白耶？」师曰：「我但发白，非心白也，宛然见已于道有默契也。」多亦自鸣曰：「我年十七，非性十七也，毅然见已于道有定主也。」一答一对，总是沙门妙悟。尊者知多可为法器，遂以偈授之云：

「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」

优婆塞多得了和修尊者点化，遂奉法至罽宾国，聚徒演教。此时，和修尊者幸如来衣钵传奇有

人，本生父母早已逝化，不复转摩空罗国，亦投罽宾国南象白山中归隐，一则终其修养之功，一则验其传灯之化。慈悲可以化物，尊者在山中数年，每遇讲经，诸象亦驯驯伏阶下不去，若有所讲之意。周宣王二十三年，尊者亲见优婆塞多五百从游之徒，兢兢依教奉行，又见已功成缘满，先化为一条神龙，飞腾汉表，瞬息又化为三昧真火，用焚其身而逝。有诗为证：

行满功完道有传，象山归隐不多年。神龙变化空中跃，瞬息真身用火焚。

伏魔罗汉 第二尊

马鸣尊者，忘其姓氏，不知何许人。初闻富那夜奢得佛法真传，在波罗国设教，弟子纷纷宗其法旨，亦促装往拜其门，愿受戒披剃。夜奢见其远来意诚，遂纳为门下，教之云：「方法本闲，群生自闹。尔能于有用中无用，无功功上施功，则如来宗旨思过半矣。」尊者在夜奢门下，不恃寸长，不矜片善，只一味将师道心解力行，积久肩有妙悟。一旦辞师求去，夜奢问曰：「青冥罔象意如何？无影无纵见也么？」马鸣答曰：「土人会吸三江水，木女能吹六段歌。」夜奢闻言叹曰：「不意此子戳破真宗，度越寻常万万矣。所谓雪中月色天然妙，霜后芦花分外奇也。」又曰：「离朱有意，白浪徒尔滔天；象罔无心，明珠忽然在掌；此子是也。」

尊者得了夜奢禅师法旨，径至华氏国，聚徒演教，转妙法轮。尝谓弟子曰：「满眼见色，满耳闻声。不堕不坏，方成声色。」又妙诀曰：

「孤猿叫落中岩月，野客吟残半夜灯。此景此时谁会得？白云深处坐禅僧。」

一日，尊者登坛讲经，忽见一皓首老人，头戴员巾，身穿素服，手执扶筇，远来相谒，行至经坛，即仆地不见。俄顷地皮迸裂，突兀其中，涌出一个金人，叉手向尊者作礼。不霎时，金色人又化成一娇女子，袅娜过经筵而歌曰：「风动心摇树，云生性起尘。若明今日事，昧却本来人。」女子歌毕，飘然而去，只余香馥馥袭人。尊者见其动静如此，谓弟子曰：「此怪也，抱有神通，少顷必来与我比较法力。汝等且坐以待之。」不移时，只见天地晦冥，风雨大至，空中现出一条金龙，奋发神威，震动山岳，前来摇撼尊者。众徒惊怖，措躬无地。尊者曰：「无畏汝也，我自能降之。」尊者只巍然经筵端坐，眼中不知天地暗，不知空中雨，亦不知龙飞山岳震，习定有常，故投之至变不惊，挠之至繁不乱也。不必诵经作法，卒而魔事息灭，不能损尊者分毫。

怪物灵通伎俩多，金人变幻作娇娥，飞龙矫矫惊山岳，尊者神翔宇太和。

越七日，前怪变作一小虫，伏形于尊者座下。尊者知是魔之小变，遂以手取之，示众弟子曰：「此魔本欲窃听吾法，以私淑其身，故初变为金人，为女子，再变为震撼神物，三变为潜形小虫，满诈如此。」众人竟欲祛灭之。尊者曰：「不可。彼来本为听经，非为嫁祸。汝辈必欲祛灭之，是

待物不洪而阻其向道之机也。」徐谓小虫曰：「吾不伤汝生，不灭汝形，放汝回去。汝若诚心归依三宝，吾为汝说法，即得超悟，何乃自苦如此。」魔闻尊者言，驰出门外，现出本形，进曰：

「脱下白狐袄，重穿花鹿裘。外仪新改换，唯命可升堂。」

又手向尊者作礼，忏悔前过。尊者欣而受之，问曰：「汝名为谁？」答曰：「我名伽毗摩罗。华民国经年修持，未得上人指点。今闻禅师远来开讲，故来听受，求为脱化。」尊者曰：「汝既有心听经，何为幻形三变？」伽毗曰：「弟子粗知神通，但未得如来正法，闻释家之道，以习定为入门，目中不见外头景物，太宇忘却面前变态，始为真定。弟子初见禅师，必如此三变者，非为絮长较短，试尊者素养禅心何如耳。经云：『见五蕴皆空，方深般若。得一心寂灭，始大涅槃。』」尊者曰：「假饶当时心动，汝则何为？」伽毗曰：「动则修养未至，于玄关尚隔几重。彼方师人不暇，何能师我？未有明心见性禅师悟超上乘，远游四方演教，而返受变于物者也。」尊者曰：「恐汝口不符心，倘技得逞，将肆害不贲矣。」伽毗曰：「某若肆害，何在言修？师若受害，不足言佛矣。」尊者曰：「汝复有何能？」对曰：「无能。」尊者曰：「佛从无中来，灭向无中去。太宇既无能，住了真无处。汝既是佛，何消问我。」伽毗曰：「弟子片长，能化巨海。」尊者曰：「此水底蛟龙事也。化巨海则伤损物业必多。吾如来慈悲大愿，专喜普济众生，子能虽高，吾不取也。且问汝能化海，亦能性海耶？」伽毗技能化海，自谓伎俩称奇矣，及闻尊者所不取化海之故，觉己所长，卑卑不足论

矣。乃弃其所能，请问「性海」之旨。尊者曰：「涵弘有容者海也，翕顺有常者性也。吾所谓「性海」者，岂有他哉！能令山河大地、三昧六神，皆由此发现是已。」伽毗殷殷求教，正愤之可启，悻之可发者也，及闻尊者「性海」一点，即心领神悟，器理融而为一，觉昔日所长，仅仅水皮击棒，冷火熔金者也，遂恳求剃度。伽毗能于言语外觅神理，象数外悟真詮，儒者所谓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。马鸣尊者遂以如来正法付之行持，所谓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也。其偈云：

隐显即本性，明暗元无二。今付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

尊者说偈毕，即挺身跃入空中，现出一轮红日，照耀大千世界，所谓本来面目认真放大毫光是也。

次后复降经筵，众弟子拜求普济。尊者为说数言曰：

「见道方修佛，不见复何修？佛性如空虚，空虚何所有？遍观修佛者，拨火觅浮沤。但看弄傀儡，线断一齐休。」

弟子闻言，未及称谢，尊者已奄然圆寂，周显王三十七年也。有诗为证：

性灵见了行完成，备作西方伟圣人。三尺灵光驰汉表，阎浮遗下一委形。